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
第八十九回 譚觀察叔姪真誼 張秀才兄弟至情

卻說梅克仁回到署中簽押處，見了主人。譚道台道：「你回來了，見過老太爺不曾？」梅克仁把目之所見，耳之所聞，一五一十詳細說了一遍。譚道台不勝慘戚惆悵，問道：「老太太呢？」梅克仁道：「老太太在堂。」又問：「你說書房中胸腔唸書，是老太爺晚生子麼？或是老太爺孫子？是一個，是兩個。」梅克仁道：「打聽明白，是老太爺孫子。現今縣考，取的很高，年十四歲了。書房別的無人，只他父子二位高聲讀書。門是外邊倒鎖著。」譚道台不覺失聲歎道：「有此就好。」

梅克仁告退出去。譚道台取過一個紅單帖，舉筆寫道：

叔捐館太早，兄到豫過遲。敢授金於暮夜，不畏四知。願奮志於崇朝，常凜三畏。果其能繩祖德，樂締綿綿之族情。倘或再蹈前非，徑申嚴嚴之官法。

附去孀母甘旨銀五百兩紹衣濡淚書

寫完，即要叫梅克仁兌銀子，明日去送。忽的搖首道：

「且慢，且慢。」

道台徘徊室中，又坐在案上。天色已晚，點上燈燭。看了些文移，畫了些稿案，吩咐了事體，嚼了幾塊壓饑的點心，吃了兩三碗子茶，更鼓分明，打了呵欠，就在簽押房內安寢。展開被褥，脫了靴襪，卻披著上衣，靠著枕頭，心中計算起來。

口中無言，心內有話，說：「我這個族弟，彷彿記的，我叔在丹徒族譜上，寫的是譚紹聞。這個姪子，不知是什麼名子。論考的高取，還不出奇，只這肯唸書，便是好後輩子孫。這紹聞弟，三十多歲了，還不曾進個學兒，又破了家業，這便是世族中一個出奇的大怪物。今倒鎖了門，在內唸書，或者是窮的急了，進退無路，逼上這一條正經路兒來。這遭惡黨之羞厚，受室人之交謫，是不用說的。我如今送五百銀子，在我原是不能已之族情。但彼已沒主意於前，又焉知能不奪志於後？況銀子這個東西，到君子手裡，能添出『恭者不侮，儉者不奪』許多好處。若入平人手裡，便成了奢侈驕慢的本錢。即令不甚驕奢，這水漲船高，下邊水漲一尺，上邊船高九寸，水只管漲，船隻管高，忽爾水落了，把船閃在岸上，再回不來，風耗日曬，久之船也沒得了。如今他能把船依舊扯下岸來，在斷港小溝中等雨，還算好的。我送上五百兩銀子，不又害了他麼？況我叫梅克仁送銀，縱然做得機密，畢竟飛鳥過去有個影兒，且衙門舉動，萬不能使人不知。一人知曉，片刻就滿城知曉。人人俱說他是新道台的族弟，他那些舊游，難免干他以不可為之事，即我所屬之微員末職，不免也與他有些來往。赴官席，說官場話，是最壞子弟氣質的。這個小姪，又要曠他工夫。更有宗可慮處，學台案臨，他父子萬一齊進了學，人便說是譚道台的關節。或說學台看道台體面，所以某人父子，一同游洋。雖說蚍蜉無傷於大樹，這積羽亦可以壓舟。不如暫且不認族誼，以固其父子自立為貴之心。」繼而又想道：「當日叔大人為我一封書，走了一回鎮江，族情何等款洽？我今日做官到河南，兄弟伯姪，真成了秦越肥瘠，何以對叔大人於幽冥？……」輾轉圖樞，並無善法。忽爾想起觀風一事，說道：「是了，是了。」又思量一會，才脫了上衣，縮在被裡睡去。伺候的人換燭合門，俱各退下，唯留兩個支更小廝，潛聽伺候。

到了次日早晨，盥洗已完，吃了點心，傳禮房。回話。禮房書辦進來，譚道台吩咐了要觀風的話。禮房回稟道：「觀風四六告示，書辦原有舊稿。」道台道：「不用那個。出個告條，判定日期就是了。此番觀風，祥符為附郭首邑，單考祥符一等秀才。其二三等秀才，以及各屬縣之在書院肄業，並在省教書者，俱准其自願報名，一體觀風。祥符童生前二十名，不許一名不到。其後列者，亦准其自願報名，一體就試。至於府州生童，行文各府州縣教授、學正、教諭、訓導等官，郵封題目，當堂面拆，照題作文，申解本道，以候錄獎。這祥符童生，行牌該縣，申送本縣考案，以及各儒童三代籍貫清冊，試畢原冊發回。至於祥符生員，行牌該學，將院試考案，以及各生員籍貫清冊，一並呈閱，試畢亦原冊發回。觀風先二日，工房備桌杌於本署。爾禮房務將就試生童，先期三日報明數目，以便臨期署內備飯。違誤責革，小心辦理去罷。」書辦領命而出。且不講觀風一事，這道衙禮房恪慎辦理。單說譚道台到任，告示上有丹徒兩字，拜客東帖，譚字下有個紹字，不知話從那裡起頭，滿城中都說，新道台與譚紹聞是本貫的同堂兄弟。又說新道台請譚紹聞進道衙住了一夜。又說譚紹聞到衙門，新道台送筆墨銀一百兩。論其實，本來沒個影兒，傳說的卻俱有證見。雖說捕風捉影的話，是久而自息，然當下轟傳，也得一兩個月，才能不撲而滅。譚道台昨夜籌畫，果然明鑒萬里。

而譚紹聞每日下學回來，後門上便有石灰字兒，寫的「張繩祖叩喜」一行。又有「王紫泥拜」一行。又有「錢克繩拜賀」一行，下注「家父錢萬里，字鵬九」。又有用土寫的，被風吹落了，有字不成文，也不曉的是誰。總因譚紹聞在新買房子內唸書，沒人知曉，不然也就要有山陰道上，小小的一個應接不暇。

一日，紹聞父子正在書房唸書，只聽剝啄之聲，拍個不止。

紹聞聽的，只得走至門內，問道：「是誰。」那外邊只說了一個字：「夏。」紹聞道：「鑰匙在家母手裡，只等飯熟時，人來開了門，才得回去。我怎的請你進來呢？」夏鼎說：「不用說這是盛價王中的法子，把賢弟下在這個——」住了口不說了。

紹聞道：「委實是家母的調停。」夏鼎道：「老太太捨不的。只是我有句話，不是隔門說的，我現在住了道差。」紹聞道：「我這一向沒出門，全不知道。」夏鼎道：「我不管你知與不知，只說與你兩個字，你記著。」紹聞道：「什麼哩？」夏鼎道：「買辦。」便扭項而去。這紹聞茫然不解，依舊回去唸書。

不多一時，正與簣初說文字，又聽的一聲說：「開門來。」

紹聞細聽是張正心一聲音，即走向門內，把鑰匙隔牆扔過去。

張正心開了門，進到書房。兩人為禮，簣初也作了揖，各讓坐下。張正心道：「道台那邊沒個消息到這邊麼？」紹聞道：「寂寂無聞。」正心道：「這個是道台謹密，卻正是賢弟之福。昨日聽人說，道台大人與譚伯母送了兩氈包表禮，還有弟婦一匣子珠翠釵環。又有人說與賢弟一千兩銀子，叫賢弟修墳，道台大人還要到貴塋祭祖。我聽說全不像話頭。」譚紹聞道：「一點影兒也沒有。」張正心道：「宮中要細腰，四境女人就十天不吃飯。無識之人，滿口胡謔，大率如此，究他則甚。然要知人之多言，亦可畏也。我正要送個信兒，道台大人二十日觀風，已有告條出來。」

道言未已，縣堂上來了一個禮房，張正心、譚紹聞俱是投冊卷時候認得的。進書房為禮，少敘寒溫，拿出一張過朱的名單，上寫「縣試儒童前列名單」，計開第一名譚紹聞，第二名某某，第三名某某，共二十名。又拿出一個全帖，上邊橫寫名子，與名單排次一樣，但知會過的，名下有一『知』字。張正心道：「昨日學裡老師，也是這個辦法，府學名帖二位老師、縣學名帖二位老師。我也把知單上寫了一個知字。」紹聞即叫簣初照樣寫，簣初遂照樣把自己父子名下，端端楷楷各寫了一個知字。禮房即要起身，紹聞道：「少坐說話。」禮房道：

「事忙得很，晚鼓即要清冊，明日申送道台衙門。」紹聞道：

「少敬得很。」禮房笑道：「到院考時，我送兩張大報條來，到那時豎旗禮先要三十兩。」張正心道：「有，有，有。」送出大門，只見衙內一個小廝，背了一個小孩子，見了張正心，小廝道：「看那是誰？」小孩子笑著，叫了一聲哥。這個是誰？正是張類村老先生三房杏花兒生的小兒張正名，已三四歲了。這名相公下的小廝肩背來，跑到正心跟前。張正心道：「名兒，與譚大哥唱喏。」紹聞道：「進屋裡，你好行禮。」張正心抱起來，同進書房。

放下，說：「唱喏，唱喏。」名相公果然照著紹聞作下揖去。絆了半跤，幾乎跌倒，正心急拉住。又引到簣初桌前，說：

「作揖兒。」那簣初果然依著揖人必違於其位的禮，離了座位，深深的一揖。正心道：「舊裡還他。」紹聞道：「這位賢弟，還

是小前輩哩。」

紹聞看看屋子四週，說：「無物可敬賢弟，該怎的？」那名相公指著桌上筒兒的筆說：「我要那呀！」簣初即取了一管舊筆與了。紹聞抱在椅上，叫小廝扶著，與他一張白紙。這名相公將筆濡在硯池內一染，橫塗豎抹，登時嘴角鼻坳，成了個墨人兒。正心道：「寫完了，不寫罷。」將筆慢慢的奪下。名相公扯住硯水瓶上繩兒，拉過來，手提著再不肯放。正心道：

「打破了，放下罷。」名相公那裡肯依，紹聞道：「就送與賢弟罷。」名相公提了瓶兒，與小廝院裡玩耍。這正心又看了簣初新課，說：「穩進，穩進。」紹聞道：「何敢多獎。」正心道：「是真老虎，乳號便有食牛之氣。咱們世交，我雖不知曉什麼，卻還略認得成色。至於面諛二字，比面毀二字，其傷陰鷲更重哩。」又訂了二十日早吃點心，黎明就要到道衙東轅門守候點名的話。說完正心要走，紹聞留不住，同到院裡。這名相公又被小廝將頭上插了一朵小草花兒。總角帶花，鼻凹抹墨，正心看見，一發親的沒法了，抱起來親了個嘴，輕輕把名相公嘴唇咬住。那名相公一發哭將起來。紹聞拾起硯水瓶兒叫提著，名相公又笑了。正心道：「放下罷。」紹聞道：「這是我小時，王中與我三個錢買的。這一二十年不知丟到那裡去了，前日興官又拿出來放在桌上，我還認的。」張正心道：「三個錢的東西，到二十年後就是傳家之寶。」向名相公手中去奪，那裡肯放。紹聞執意要送，正心道：「我改日送賢姪一個玉筆牀兒來，正好相抵。」二人同出門來，張正心抱著名相公，回首一躬而去。

紹聞道：「替我鎖上門，家中還不曾請用飯哩。」張宅小廝鎖了門，紹聞依舊進書房課誦。

看官，這一回來了一個夏鼎，又來了一個張正心，譚紹聞一拒一迎，只在把柄在己，豈在人哉？